

西藏民间艺术丛书

བོད་ཀྱང་ស୍ଵାର୍ଥକୁଳିତ୍ସମ୍ପଦକାନ୍ତିକା

Tibetan Folk Art Series

工艺雕刻

ક୍ଷଣିକାବିନ୍ଧନକାରୀଙ୍କରିତା

Engravings



J321/12

西藏民间艺术丛书

ཊ བ ད ག ཉ ཁ ཉ ཁ ཉ ཁ ཉ

Tibetan Folk Art Series

工艺雕刻

ཅ ༈ ད ག ཉ ཁ ཉ ཁ ཉ ཁ ཉ

Engravings



重庆出版社▲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China

A0A76/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工艺雕刻 / 张鹰主编.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1. 8
(西藏民间艺术丛书 / 张鹰, 李书敏主编)
ISBN 7-5366-5368-9

I. 工… II. 张… III. 雕刻 - 民间工艺 - 西藏 -
图集 IV. J32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1) 第039195号

西藏民间艺术丛书

工艺雕刻

XIZANG MINJIAN YISHU CONGSHU
GONGYI DIAOKE

主 编: 张 鹰

责任编辑: 邓士伏

装帧设计: 邓士伏

图片摄影: 张 鹰 余友心 花平宁

出版发行: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长江二路205号)

制版印刷: 深圳华新彩印制版有限公司

(深圳八卦岭615栋7-8层)

开 本: 889×1194mm 1/16

印 张: 10

版 次: 2001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01年8月第1次

印 数: 1-3000册

书 号: ISBN 7-5366-5368-9/J·869

定 价: 100.00元

邮 购: 重庆出版社发行部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如发现印装差错, 可向承印厂调换

《西藏民间艺术丛书》编委会

总顾问: 丹增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
西藏自治区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会长

艺术顾问: 强巴平措 中国文联委员 西藏文联主席
韩书力 中国美协常务理事 西藏美协主席

主编: 张 鹰 李书敏

副主编: 邓士伏

编委: 阿旺克村 廖东凡 余友心 边 多
周永健 欧治渝 陈 慧

藏文诗
藏文诗
藏文诗
藏文诗

藏文诗
藏文诗

藏文诗
藏文诗

[题词译文]

高天厚土 浑金璞玉

打开山门 走向世界

丹 增

1998年11月3日

总序

韩书力

如果说世界上没有不爱美的民族的话，那么我以为藏民族应算是最懂美又最会美的民族之一。

亿万年前，天公之伟力在地球这片高耸的大地上塑造出近乎平行的喜马拉雅山、雅鲁藏布江和羌塘草原那寥远苍茫的自然景观。这片被称为地球第三极地的世界屋脊最显著的生态特征便是高寒缺氧与关山阻隔。然而，千百年来向以骁勇、智慧、隐忍、善良著称的藏民族（也包括生活在西藏的其他兄弟民族）不仅极好地顺应了艰苦的生存环境，并且能世代连绵，不屈不挠地在这片无垠的生命禁区里创造与传承着独属于雪域高原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令世人钦羡与瞩目。

毫无疑问，藏民族正是得益于险恶的生存环境，才锤炼与锻造了自己强健的体魄与坚忍的性格，同时又激发培养出人们那超乎寻常的宗教感与想象力。人们在获取了物质上的温饱之后，自然而然地生出改善与提升其生活品质的念头。对于藏民族来说，羊皮袍是必需的，是形而下的；而袍上缝缀出的五色护边，后背部位勾挑出的吉祥图案连同胸前的松石佩饰更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它是形而上的，是信仰与理想的体现与物化。而一件未经加工装饰的羊皮袍，藏族人是难以接受的，就如同他们不能接受酥油茶里没有盐，劳作时没有歌一样。又如我们在西藏的农村与牧场会常常见到脸颊上对称贴满白胶布和涂抹着厚厚的牛羊鲜血的妇女，其本意是美化容颜。而追根溯源遥想当初恐怕仅仅是为了吓跑与驱赶魔鬼。斗转星移，这种观念的潜移默化是否可以归解为藏民族的生活文化、习惯文化或是经验文化的动态表现。

在西藏城乡各地稍作细心观察，便会发现称得上民间艺术的物品车载斗量，称得上艺术家的工匠比比皆是。由于信仰与民俗使然，自古以来，西藏的社会分工较内地要粗疏许多，一个膀大腰圆的壮汉回到家里可能是飞针走线的好手，忙碌的家庭主妇同时会是厨房糌粑画和院墙牛粪饼的创作者。即使是技艺要求甚高的雕刻与绘画艺人也是农忙务农，农闲从艺的自如地变换着角色。

经年累月地浸淫于现实生活这个艺术源泉中的民间艺术家，在放牧、耕作、纺织、建筑、礼佛、庆典、宴乐乃至饮食起居等浩繁丰饶的生活内容中，会很容易地得到创作的主题与灵感，伴随着饱满的激情，就地取材，甚至随形就势地进入创作。一件件美的奇思与佳构便会从那一双双粗糙的手掌间层出不穷。

尚需提及的是西藏民间艺术家在创作的功利性上有时又是相当模糊的，他们绝少刻意与执拗，而更多地表现出随遇而安的从容气度。所以，一幅尺寸不

大的唐卡，他们可以连续画三四年，还未肯杀青。另一方面，西藏社会对民间艺术家仍是轻视的，至少是平视的，好比农民见到牧民一样的普通与随便，这又直接导致了许多身怀绝技的匠人亡艺绝的凄楚与无奈。

由于大封闭与小间隔的人文与自然环境所囿，西藏民间艺术往往还显露出其超稳定的保守性与料想不及的突变性。在西藏高原上，神话与传说像空气一样存在于每个人的耳畔心际，又仰赖着每个人对它的丰富与传扬。所以在西藏的民间，古往今来存在着一个个永远也说不完的故事，一幅幅永远也画不尽的长卷，一座座永远也封不了顶的浮图。

西藏的民间艺术和世界上许多民族的艺术一样，有时在“本质上是附属性的，有时则是独立性的，它本身原是一种人为的产物，目的也并非全为满足生活直接之需，而更多的为唤起一种气氛与情绪”（刘奇伟语）。换句话说是一种娱神与娱己的行为。而这种情绪，这种行为，在立场上是处于平民化的，在心态上是趋吉避邪的，是芸芸众生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感受得到的。故此，也就成为藏民族生命内容和生活方式不可剥离的一部分。

多年来，通过学习与思索，我曾试图将西藏民间艺术的美学特征理解为封闭与变异，单纯与丰富，现实与幻想的交汇和谐。在细细拜读了皇皇八大卷的《西藏民间艺术丛书》稿之后，似乎更强化了如上的认识。

西藏民主改革40年来，西藏各民族文艺工作者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长期深入生活，贴近人民，在草原牧场，在田野边寨，在寺院村镇，在圣山神湖之间的各个角落，到处都留下了他们踏访采风的足迹与汗水。文艺家们彼时彼境记录的、描绘的、拍摄的数不胜数的珍贵民间艺术掌故与图像，尘封多年后，现在分门别类地编辑成集，寓观赏、研究、收藏三性于一身，其在文化建设上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另外，在一定程度上也弥补了民间艺术很难逃脱的“人琴俱息”的遗憾，应该说是一项很大的功德。

《西藏民间艺术丛书》各分卷的主编，都是在国内外学术界、艺术界具有建树享有声誉的专家学者，称得上是一时之选，他们以各自的观察视野和研究方式，结合第一手的考察成果，潜心著述，从而有可能在较深较宽的层面上，为我们展现出藏民族观念与意识的真善美的炫目彩练。

1999年2月于拉萨水流西舍

Introduction to *Tibetan Folk Art Series*

China is a unified country with many ethnic groups and various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Living on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the Tibetan people have created their own history and brilliant culture. The Tibetan culture has a prominent place in the civilization of mankind. Tibetan folk arts are colourful and have their own distinctive features. They have greatly enriched the treasure house of the Chinese culture on the one hand, and constitut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ultural riches of manki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Tibetan national mentality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find full expression in Tibetan folk arts. One can feel the beating of the pulse and the powerful breathing of the Tibetan people in their folk arts.

Tibetan Plateau, known as Roof of the World, with its tough environment of high altitude, cold weather and lack of oxygen, tempered the Tibetan people and endowed them a strong physical constitution and great vitality and ability to survive. The special religious atmosphere has aroused them extraordinary spiritual strength and artistic creative power.

In Tibet, anybody, whether a lama or a herdsman, a robust man or an old woman, can be an outstanding artist. All the wonderful works of art in this *Series* have been created by coarse and callous hands and simple and unsophisticated hearts. This kind of artistic creation, for entertaining both gods and the artists themselves, has become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spiritual world and a way of life of the Tibetan people. Tibetan folk arts are mysterious and breath-taking, remote and appealing. The primi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unique artistic expressions have made it an art with very high anthropological value and an art with a strong appeal to artists and researchers in the field of cultural history.

Authors of this *Series* are all well-accomplished experts on Tibetan studies. Some of them have been living in Tibet for a long time, and others are Tibetans themselves. These authors have left their footprints all over the frontier villages and pastures on the highland, and have shed their sweat on the sacred mountains and lakes. The results of their research work have shown us what is truly beautiful underlying deep in the thought and mind of the Tibetan people.

独具匠心的西藏手工艺

张鹰

西藏这片神秘的高原是创造民间手工艺的胜域。西藏艺术总是以特有的魅力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都以其形真意切让人心驰神往。西藏民间工艺经过数千年锤炼，融合了自然崇拜、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种种因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尽管工艺装饰至今还是依附于被装饰物体，但并不缺少工艺装饰的精神价值，手工艺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生活中没有工艺装饰，就好比少了盐巴，再好的酥油茶也淡而无味，正如没有歌声的劳动是贫乏枯燥的。

爱美是藏族人的天性，在他们的心目中，美不仅是精神的需要，也是物质的象征。在西藏任何一个地方，要找一件装饰精美的物件并不很难，相反找一个没有装饰的器物也许要困难一些。

西藏手工艺涉及金属工艺、木刻、雕塑、编织等等，制作的技能技巧要求都比较高，过去一般为家传或师承，多属家庭作坊。手工艺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是民族民间习俗生活的直观性，审美性的象征表现”。在西藏不论贫富贵贱，人们都会以拥有一件装饰精美的器具感到自豪，尽管器具本身的质地并不珍贵。

民间工艺以小见大，隐喻着人类古老的文明，“与远古原始文化艺术观念遥相呼应”，学者们称其为“人类文化的母体”。民间工艺与人的生活、信仰及生产活动紧密相关。所以手工艺自古是藏族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包括身上穿的，头上戴的，腰里挂的，以及劳动工具、家中摆设、房屋装饰等等每一样都与工艺雕作紧密相关。为了避免和本丛书其它部分内容的重叠，本书主要选载了金属工艺、雕刻、彩塑等。现在此略加论述。

西藏的冶铁工艺可以追溯到吐蕃时期。当时西藏的金属加工已初具规模，可以制作刀、剑、矛、盾等，这为以后西藏金属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西藏，寺庙总是让人向往的地方，因为它不仅给人神秘奇异的联想，也是各种艺术的汇聚之地。金碧辉煌的楼阁、珠光宝器的佛像灵塔、工艺精湛的法器乐器等，都充分显示出高超的艺术水准，就连寺门上小小的门环也不失其非凡之气，它们浸透着历代民间工匠们的聪明才智。

自古以来，在金属制品中，质地的不同往往决定着作品自身价值的高低，也标志着拥有者社会地位的高低。西藏更不例外，金银器具为上层阶级所拥有，是上层阶级的象征。布达拉宫享誉世界，不仅因为它建筑的巍峨壮观，还因为它宫内收藏有大量的金银宝器、佛像灵塔以及其它精美绝伦的艺术珍品。

铁器在金属工艺器其中排行低下，也许正因为如此，它才容纳了金属工艺中最高超的技能，以提高铁器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传统的铁件绘银、冲压、拉丝、焊接、刻花、镀金等，可称得上西藏铁器打造技术的一绝。宗教神舞中的法器、寺庙门饰以及民间各类生产工具、马具、刀具等，都充分体现了超凡的艺术水平。铁锁虽只是看家护院的一种工具，可经过民间匠们巧夺天公的设计和精湛的技术加工，才具有了“铁将军”的神气。那一把把奇形怪状的钥匙，因其造型别致、结构复杂甚至很难使人想象出它的真正用途。如果再接上精心编织的牛皮绳结更是别具一格。据说过去寺庙里的铁棒喇嘛腰里都要挎一把这样的大钥匙，以示威严，必要时还可当武器使用。

装饰与原始信仰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原初时期人们出于一种精神自慰的心理因素，在打造生产工具、武器的同时，也铸造各种青铜饰物，如走兽、大鹏以及其它奇形怪状的东西，还随身携带。这也许就是古老的图腾崇拜吧。随着岁月的流失，这些饰物包括那些小小的箭头之类，散落到民间乃至荒郊野外，若干年经过风雨侵蚀，被耕作、放牧或打猎的人捡到，会认为是天公赐与自己的一种“神物”，称其为“天降石”，并挂在胸前，认为可以避邪消灾。美丽的物件成了神物的标志。

金属饰物在西藏历史上非常盛行。最常见的各种各样的护身符盒“嘎吾”，我们通常看到的只是它漂亮的外壳，其实里边往往装置着佛像或其它神物。“嘎吾”大多采用金银雕凿，并镶嵌宝石之类。“嘎吾”的种类主要以农林牧区域区分。农林区包括拉萨、日喀则、阿里、山南和林芝地区，形状多为八角形，节日期间妇女们将相应饰物与其一起佩戴在胸前。牧区指那曲、昌都等地，人们喜欢圆形“嘎吾”，男女大小有别，外形大致相似，不过这一现象在今天的草原服饰中已不复存在。牧民出于生活习惯的需要，男女都要佩带各种器具，如火镰、针线包、钱包、子弹盒、桶钩、藏刀等，正是这些器具形成了牧区男女独特的装饰风格。时至今日，大多数器具已失去往日的用途，但作为草原人的随身装饰不但没有被舍弃，反而更加奢华，人们不惜以金银及贵重的宝石镶嵌，越来越昂贵。于是这一需求又不断得到发展，甚至与服饰无关的佛像、佛塔，都成了一种饰物，这也许正是康巴人的个性，装饰中隐含着理想与虔诚以及对物质财富的炫示。从现代服饰文化的观念来看，牧区服饰正是以它特有的方式和魅力来展示其浑厚洒脱的个性，这也正是西藏民族工艺的发展势态。

与此相比，农区男女金属装饰则显得寥寥无几。由于生活习惯的变化，农

区人们已很少佩带器具之类，只有后藏妇女的腰饰可算是独树一帜。后藏妇女习惯在后腰围一块围腰，围腰的前边两端用金属腰钩牵挂，腰钩分黄铜、白铜、银质等，工艺及装饰悬殊。黄铜多采用模铸制作，历史久远，图案主要为狮宝图、孔雀、妙莲等。白铜与银质腰钩的做法基本相似，均用浅浮雕，图案复杂繁琐，内容丰富，有龙、凤、吉祥八宝、和睦四瑞、六长寿等，其工艺之精美已成为日喀则地区的一大优势。

藏刀是西藏众多工艺品种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因为生活习惯的原因，藏族人特别是牧区男女都喜欢佩带。女刀小巧弯曲，有铁、银镂花，镶嵌玛瑙松石，外观秀美雅致；男刀造型大方，多有铁、银镂花和鲨鱼皮饰，讲究粗犷。牧区藏刀的价值并不全在于刀的本身，而是刀的装饰。显然，一把价值数千元甚至上万元的藏刀不一定合于实用的目的。龙飞凤舞、飞禽走兽、花蔓云纹是康区藏刀雕花的主要内容，有的在银鞘上再镶上昂贵的宝石使其得以更加非凡出众。相比之下后藏的拉孜藏刀以它钢质优良、造型简洁享誉卫藏地区。如果说康区藏刀主要是以它美丽的外表博得世人喜爱，那么拉孜藏刀正是以它坚韧实用的优势深受欢迎。

雕刻作为宗教艺术，在西藏历史上就已经盛行。始建于吐蕃初期的大昭寺正是以荟萃西藏古老艺术闻名遐迩，是一座融藏、汉、尼建筑、雕刻于一体的艺术圣殿。尤其是木雕梁柱、门饰以及铜雕装饰等等，古朴典雅而厚实的风格特点焕发着古老文明的光彩，同时也体现了西藏早期佛教艺术的单纯和限于形似模仿的特点。

公元九世纪中叶朗达玛灭佛，吐蕃王朝覆灭，一百多年后，其后代又在阿里建立了古格王朝，从此佛教在西藏开始了新的历史时期。这也预示着西藏艺术步入了一个新的高峰。“古格雕塑以大型造像为主要标志，并吸收克什米尔、印度、尼泊尔乃至卫藏雕刻中特色独具的古格风范”（《西藏历史文化辞典》）。从此雕刻艺术随着藏传佛教势力的日益扩大，发展迅速，各种佛像、宗教器具、雕版等大量问世。

在信教人的眼里，金铜佛像就是佛身。西藏数千座大小寺院中，每个寺院都供奉着成千上万大大小小的佛像（包括金铜、石刻、木雕），认为这样寺庙才会具备神佛的智慧与法力。大昭寺之所以成为“藏族人民朝觐的佛教圣地的中心”，是因为寺内供奉着文成公主当年带进西藏的释迦牟尼12岁等身鎏金铜像，这也是西藏最早专供佛像的寺庙之一。据说，人如能在释迦牟尼像前顶礼叩拜，

今生无灾无难，死后好升天转世。所以不少信徒不远万里来到这里，就为了却一生心愿。因佛教的兴旺，神佛造像得以快速的发展。

公元 11 世纪以后，西藏各地相继建立了一定规模的佛像作坊。特别是明朝以后佛教鼎盛时期，民间涌现出大批雕塑艺匠，铜佛造像如同繁星般遍布西藏各地。名刹古寺、皇室贵族大量供奉佛像，制作佛像的原料也开始倾向奢华，金银珠宝无所不用，借以体现对佛的忠诚和拥有者地位的高贵。为了显示佛身之真谛，不少大德高僧亲自参与制作。据说历史上宗喀巴和他的弟子们都是制作佛像的高手。

铜佛大多为熔铸，再经过精心打磨，鎏金施彩，镶嵌宝石，最后经过严密的宗教仪式，填经开光，佛身即可诞生。西藏铜佛造像的艺术风格与西藏不同时期的文化背景有着直接的关系。公元 11 世纪以前随着佛教的传入，不少印度、克什米尔、尼泊尔艺匠也进入西藏，参与了西藏寺院的建设及佛像的雕塑绘画过程，所以西藏早期佛像多趋于古印度造像风格，追求体态丰满，四肢修长柔美，面部生动细腻，基本倾向于生活的写照。元明以后，随着藏传佛教的不断完善，再加上汉文化大量渗入，藏传金铜造像工艺完全成熟，并开始规范化、公式化。《度量经》的形成更使众多的宗教人士参与到这一神圣的工作中来。所以后来的西藏神佛形象多是“格调平庸、形式单调、内容雷同”。但这时也出现了一些出类拔萃之作，一反常规，偏向世俗化、个性化。在虔诚的佛教徒眼里，造像水平的高低并不是衡量佛像真实与否的标准，这些作品大多出自民间或边远寺庙僧俗艺匠。神的世俗化倾向是西藏民间造型艺术的显著特征。在博大奢华的佛教艺术圣殿它们似乎显得有些不够高雅，可是它却具有一种难以企及的艺术品味。

经书封板可谓西藏雕刻艺术中的杰作，其面积虽不大，却汇集了西藏雕刻艺术之精髓。经书长方形，一般用藏纸版印成册，上等经书用金、银、朱砂粉书写，散页包装，每册上下用木板相夹，所以这种木板夹便被称为经书封板。经书历来被作为寺庙的宝物世代相传，封板自然也就显得尤其重要。每一块封板都倾注了木雕艺人毕生的经验和高超的技艺。经书封板在寺庙经堂都有珍藏，主要用核桃木或其它贵重木材雕刻，内容不一，多以佛尊塑像为主。简单的有一尊或三尊佛像，复杂的多达十几尊甚至几十尊，佛像大小错落有序，气势壮观，工艺之精令人叹服。本书中“佛传故事”封板一反通常规整布局的传统习惯，将三十多个佛教人物自然摆布，既突出中心，又分布有序，人物刻画生动，整

体构图完美，可谓经书封板雕刻中的极品。

“多玛班丹”是流传于民间的一种驱邪的工具，严格地讲它是原始宗教的产物。藏族人自古信奉万物有灵，家人有病或遇到灾难或家中不顺，总习惯依自己认为有效的方式念经卜卦，驱除魔障。这时“多玛班丹”是必要的工具之一，有木板或方形木棒，四周阴刻有各种动物、人物以及人们认为能够抵御邪恶的各种咒符，如蛇、蝎子、牛、羊、马等。使用方法是用糌粑在“多玛班丹”上脱成面模，然后与相应的其它咒符一起放置在就近的十字路口以将鬼魔赶走。有时也可直接用“多玛班丹”在病人身上摩挲，认为同样能除病消灾。“多玛班丹”与印经板所不同的是属于阴刻，这样脱制出的糌粑模即成为浮雕。“多玛班丹”雕刻用刀简练，风格质朴，颇具原始艺术特征。

在工艺雕刻中，陶制香插的确算不得什么，就是在制陶人的眼里也不过“边角料”而已。可是当笔者发现这些被视为“粗俗”的东西时，不禁惊异，这些形象生动、童趣十足的小型鸟兽陶器在西藏很少见，更有趣的是将它们排放在一起大小有序，如同一个事先构想好的动物家族造像。由于出自不同艺人之手，甚至纯属儿童所为，故风格变化各异。香插，即插香用的底座（除了陶制也有石刻铜铸），对于买者卖者都无足轻重，所以在生活中香插所处的位置并不重要，有时只能在一些不被人注意的角落才能偶尔看到。正由于此，香插才成了制陶人手中的随意之作，本书收集的这组香插大多是制陶人工作之余自作自赏之物，多属非卖品。将其与江孜、拉萨香插作一比较，能看出明显的不同，江孜香插粗犷而充满稚趣，狮、狗、猴、孔雀、鹿等造型不拘一格；拉萨主要以釉陶为主，讲究实用精致，造型仅限于鹿、羊等，变化相对比较单调。关于香插的来历，有人说与图腾崇拜有关，认为最初人们用动物形象作香插有避邪消灾之意，但后来它的含意被人所淡忘，甚至连它的存在也不被注意了。

酥油花是青藏高原上所独有的一种民间艺术，不论在寺庙神殿，还是百姓家中都能看到酥油花。酥油花既是作为神佛的供品，也是象征吉祥的标志。酥油是藏区的土特产，除了食用还有不少用途，其中用以制作酥油花最为普遍。酥油花类似于汉族地区的面塑，其特点是色彩艳丽，立体感强。在西藏，即使是炽热的夏天室内也是格外凉爽，所以酥油花常年不易溶化。作酥油花非常讲究，首先将酥油切成小片放入凉水中不断揉搓，清除杂质，再分成若干小块，加入不同颜色的矿物颜料继续揉搓，直到均匀，颜色发亮。酥油雕塑有多种，一般为平板贴花，如过年时插在“切玛”盒（吉祥斗）上的酥油花牌。每年藏历年

前夕，藏族人家家户户都要制作酥油花，形状各不相同，内容丰富多彩。有藏族人最崇敬的“六长寿”、“和睦四瑞”、“吉祥妙莲”，也有中国传统图案中的龙、凤、虎、鹤等。

还有一种利用羊头制作的酥油花，主要用来敬神供佛。卫藏农区过年时习惯在神龛前供放羊头，在羊头上塑上五颜六色的酥油花，以求幸福，来年大吉。在西藏宗教活动中，作为供神的酥油花非常普遍。不同的宗教活动要制作不同内容的酥油花，其中常见的将酥油花牌插在“错”（用糌粑作成的塔状，表层涂红色酥油）之上，有的直接将花贴在“错”体表面。这要根据所供神佛的不同来确定，藏语中称这种酥油花为“确巴”，即供品之意。在宗教活动中，根据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场合，所供“确巴”的大小及规格造型也悬殊很大。热振寺“帕邦塘廓节”上的巨型“确巴”需要用几千公斤糌粑，作酥油花的酥油就有几百公斤。仪式完毕，这些东西全部都要分发给朝佛的群众。传统习惯认为能吃上这种“确巴”会带来福运。所以每当此时，人们蜂拥而至，场面尤为壮观。

说到大型酥油花莫过于大昭寺酥油灯节上所展示的。过去每年藏历一月十五日大昭寺都要举行盛大的酥油灯展活动，其意义与寺庙经堂供放酥油花相同，只是规模和形式不同而已。根据布达拉宫壁画的描绘可以看出，历史上酥油灯展要围绕八廓街一周，由数十块巨大的酥油花屏相连，每一个花屏由若干块木板拼接固定在木架上。内容多为宗教人物、神佛菩萨、伎乐天女、吉祥八宝等，同样也是根据所供菩萨的不同来定。规模宏大，最高的可达十多米，气势十分壮丽。夜幕降临，万盏灯火通明，整个八廓街浸入酥油的芳香和花的灿烂之中。如此大规模的酥油灯会，众多酥油花高手们要经过数日精心塑制才能完成。所以，不管从哪一方面看，大昭寺酥油灯节上所展示的酥油花都可以说是西藏酥油花艺术的最高水平。

面塑在民间主要用作驱鬼消灾。按传统习惯，藏族人有病或家中有什么不顺的事都要请喇嘛念经，并用原始的方法进行推算占卜。为此喇嘛或通卦人要制作各种形状的咒符，如五色毛线网，说可以网住鬼魂。糌粑面人作为鬼魂的附体，其形象根据推算结果来定，是女鬼就作女鬼形象，是男鬼就作男鬼形象，如果算出此鬼是该家过世的成员，就按他生前的外形来制作。如贵族官员、喇嘛或一般百姓的形象在鬼符中都经常看到。所以制作鬼符一般都是由具有酥油雕花基础的人来作。仪式完毕，鬼符必须放置在就近的十字路口，以示将鬼魂

送出了家门。鬼符因为只是作为一种咒符，不可能有什么严格的规范要求，所以也就显得随心所欲，造型往往意趣横生。送鬼是西藏民间宗教的一种方式，无疑也是原始本教的陈规遗俗，也许正是由于这些旧的风俗习惯才使西藏民间艺术有了一个生存繁衍的空间和土壤。

目 录

总 序

韩书力

丛书英文简介

邓士伏文 夏洪进译

独具匠心的西藏手工艺术

张 鹰

图 版



手工艺品 1— 26
Handicrafts



雕刻 27—105
Carvings



陶艺 106—115
Pottery



彩塑 (酥油花 面塑等) 116—143
Butter Sculptures and Flour Sculptures